

空襲下種種

(上)

管義懷

心情況重如何排遣

已有好多日子了，心頭覺得重重的，悶悶的，老想找一些緊張而富於刺激性的事物來調劑情緒。電視裡的「聯邦調查局」和「虎膽妙算」還嫌份量不夠，自然而然的懷念着「勇士們」和「飛堡戰史」。

想到當年被日本飛機晝夜轟炸，種種情境倒真够意思的。假如學長、學姊、學嫂、學婿近來也感覺心情沉重，難以排遣，那就不妨一起來回憶一下那些真情實事，驚心動魄的鏡頭，包管比十彩大銀幅還過癮得多。

炸彈好像是粉筆頭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上海發生戰事。過不了幾天，故鄉蘇州就受到日機騷擾。初期只炸城北的火車站。飛機少，炸彈也小，幾次之後，大家也不太緊

聲音所致的威脅效果起見，製成一種嘯聲彈，用來空襲倫敦。

有一次是薄暮時分，炸得特別久。爆炸時的火光照耀天際，一閃一閃的帶來了更多的恐怖氣氛。後來知道，那天下午中央大員馬二先生在縣政府召開重要會議。日機是有所為而來的。

騎自行車逃難

到十一月下旬左右，空襲次數頻繁，警報也不發了。我再也沉不住氣了，騎上一輛自行車，隻身沿公路向西逃難，這一路上才目睹被炸後的景象。房屋、樹木、和電桿、電線的受損情況，有如特大號強烈颶風過境之後，而是局部性的。就目前臺灣來說，這種鏡頭並不稀奇。死的人嘍，有的很完整，也看不見多少血，只是或臥或倚，一望而知，是個死人而已。有的就令人難以近看了。有一個士兵仰臥着，槍枝還握在手中，他的頭已變成紅白相間的兩個頭了。有一個男人側臥着，一臂伸出，頭部與另一側的肩部都沒有了，而可見其肺腑。有一匹馬，臀部炸成一個大凹洞。爲了躲讓駛向前線的軍車，我和這匹馬距離很近，聞到了帶血腥的焦肉氣味。那時我還是「雛兒」呢，

張了，反而抱怨交通管制太嚴。我家么妹那時才八歲，和我一起站在樓上窗邊，觀望日機投彈。木更津航空隊的單發動機、高單翼、雙浮筒水上飛機遠看是黑黑的，投下一連串的炸彈在陽光下是白白的。那時開始計數，要數到二十幾的時候才聽到爆炸聲。如此隔岸觀火，么妹興趣甚濃，對媽媽說：「真好看，炸彈好像是粉筆頭。」

有一回日機亂打歪着，竟然炸中了二節滿裝彈藥的車廂。可够熱鬧的，嘖嘖之聲不絕，足足的有十多分鐘之久。

後來上海戰事逆轉，國軍西撤。日機來得勤快了，蘇州城裡也挨炸了。炸彈下降時，彈尾激動空氣，發出嘩啦啦之聲，呼嘯而下，淒厲無比，越來越響，震人肺腑。知道這一批炸彈來得近了，只得屏息以待。直到聽見爆炸聲時，才透了一口氣，這次我還活着。後來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人爲了加強此一由於後來在東北，見到用鐵絲穿着一串一串的人頭，也敢細看，數一數到底有幾個。

在蘇州無錫間的公路上，遇到日機掃射，聽到機槍聲之後，才下自行車，跑向路旁田隴躲避。蹲着看日機，只有一架，是單發動機、雙翼、固定起落架的，與道格拉斯機近似。它又轉彎回來俯衝，我看到一個很正確的「前視圖」。那時心中好怕，這時扣扳機的話，我可要中獎了。後來機槍聲是聽到了，然而沒有中獎，因此當天到了無錫。

無錫的情況跟蘇州差不多，也空襲頻仍，除了軍人之外，平民很少在外行走，可是街道上看不到死人。到無錫第二天的上午，我挨到了一個距離最近的炸彈。聽到它嘩啦啦的下來時，衝到一座水泥橋邊的防空洞去。才鑽進洞口，炸彈響了，一陣風把我推向洞內人們身上。原來炸彈就落在橋的另一端。在無錫逗留了一夜又一天，找不到交通工具。仍然騎了自行車，在暮色茫茫中繼續沿公路西行。月色雖然不明，對於空襲的顧慮可以大爲減少也。

日機炸嶽麓山

此後經鎮江、南京、漢口，而至長沙及衡陽。後

來又取道漢口而去重慶，投效空軍。

在長沙時，我在兵工署服務，遇上了日機炸湖南大學。記得那天是星期日，空襲警報發出之後，人們紛紛向郊外疏散。我可懶得動，仍然留在設於稻穀倉（地名）楚怡工業學校的宿舍裡。結果長沙城內安然無事，日機只炸了嶽麓山的湖南大學。也有人渡過湘江疏散而遭難的，同宿舍一位同事去湖南大學訪問女友，滿頭滿身都被由於爆炸而飛起的泥土所覆蓋。當晚我們買了花生米、臘牛肉、金銀肝和虎骨酒爲他壓驚。

飛將軍的英勇與委屈

我在民國廿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與梁頌鑾學長一起到達重慶。翌日遊北碚，是梁頌鑾、周廣誠、一位姓朱的和我們四個人一起去的。二十四日到廣陽埧報到。從此開始二十三年多的空軍生涯。那時重慶尚未挨炸過，我在民國三十二年夏天離開重慶時，日本飛機早已不敢來了。所以我躬逢重慶全部挨炸的盛況。夜晚坐在山坡上看空戰，日機編隊來襲，我空軍健兒奮勇衝進敵陣。日機的腰部機槍交織成一個火網，我機衝近了才開始射擊。曳光彈彼此照耀着，猶如放烟火。日機倒也訓練有素，邊打邊飛，照樣繼續它的轟炸作

多半有空襲。日本空軍以漢口爲基地，晝夜分批連續來襲，叫重慶居民整天躲空襲，能够正常活動的時間所剩無幾。這就是所謂「疲勞轟炸」。現在我們稱既臭又長的演講爲疲勞轟炸，以其浪費時間，惹人厭惡實屬相同也。大編隊轟炸，正面很寬，受炸區是一個大四方形，這就是「地毯式轟炸」。

重慶是一塊大石頭，掘地不到三尺，就碰到這一塊石頭。所以成年累月，晝夜不息的開山洞，山洞是最堅固的空襲避難所。後來糧食、彈藥也都用山洞儲藏，保險之至。位於銅鑼峽的五十兵工廠大部份設在山洞內，不論有無空襲，每天都可工作二十四小時。我也有在山洞裡裝設柴油發電機及機工間的經驗。在山洞內安裝機器很方便，不必做大基座，只要在石地上鑿幾個小洞，用水泥灌牢幾根短短的底腳螺栓就行。

在跑道頭避難

我到廣陽埧不很久，就輪到了本廠在機場邊的值班勤務。晚上住在一幢小樓上，同房間有一位姓金的少尉，他是固定住在那裡的。那時機場已經被炸過幾

業，並且決不輕易散開隊形。日機是轟炸機，速度較慢。我機是戰鬥機，速度較快，可以來回攻擊。衝了一次又一次，直到追上了爲止。就在這火星亂飛，蔚爲壯觀的俄頃之間，多少人壯烈成仁，多少人受傷流血，還得咬緊牙關，駕着彈洞累累的飛機，試圖返航降落。有的回不到機場，有的在落地還翻了跟斗。每次空戰都有傷亡，每次空戰照樣猛衝近打。後來日本派戰鬥機護航，戰況更爲劇烈。重慶附近壁山空戰之役，我空軍損失最重，傷的不算，成仁的有十四位之多。

有一段時期，因爲新飛機來源斷絕，手上剩着的飛機性能太差，和日本新造的零式飛機相比，根本不能交手，我空軍實力進入最低潮。日機來襲時，我各型飛機奉命疏散，以保全實力。那時可被老百姓罵慘了，說什麼「真的成了有敵無我了」。不久，派去印度的人飛着新飛機回來，就逐漸從逆境而轉入順境。梁山之役，周志開一口氣就打下了三架日本轟炸機。每架飛機有七個人，全部沒有活的。

重慶的霧與山洞

重慶多霧，霧可幫了大忙。如果今天沒有霧，那次。在就寢之前，我特別拜託金少尉，夜間如有空襲，要他帶路避難。因爲我平時的工作地點遠離機場，對於機場附近還不熟悉，夜間更是要有人帶路才行。果然夜間來了空襲，我跟金少尉摸黑走田間小路，走了好一陣，他才停下，說此處最好。那夜日本飛機來了四批，一三兩批炸重慶城裡，二四兩批炸機場。聽到炸彈下降聲時，自然俯臥在地。爆炸時地面震動很大，整個身體好像在彈簧墊上拋動似的。第四批炸過之後，天色漸明，視界也遠了，仔細一看，原來是躲在跑道外面。那位金少尉也大吃一驚，怎會走錯了方向，找到這麼好的一個送命的地方。因爲轟炸機場通常都是順着跑道方向投彈的。投彈過早或過遲就會彈着跑道頭以外。後來我清查本廠受損情況，又發現了妙事。才修好的一架「大飛亞脫」飛機右翼前方二尺處落彈一枚，鑽進地面未爆。棚廠一座及警衛室各中彈一枚。屋頂及地面各穿一洞，均未爆炸。地面上的圓洞約有一尺直徑，斜斜的入地很深，用三節手電洞照不見東西。商量結果，大量灌水後填土了事，後來並無不良後果。

梁學長有驚無險

空軍機校初級班早先設置在廣陽埧。我到廣陽埧報到時，梁頌鑿學長去成都機校報到。不久，梁學長調來初級班任教。初級班還有一位姓夏的交大老學長，以及一位清華畢業的姓王的，都是教官，這幾個人彼此談得來，也經常聚會。有一天下午快下班時，梁學長打來一個電話，約我當天晚上在河口場一個飯館吃飯。我問他什麼事，這樣臨時通知。他說說來話長，你來後告你，反正是值得吃一頓的好事。後來知道，那天日機來襲時，警報系統不知怎麼搞的，未發空襲警報，直接就發緊急警報。那時梁學長正在教室講課，按照初級班的規定，就帶領這一班學生跑步疏散。才出初級班的大門不遠，日機已到上空俯衝掃射，梁學長就發令「臥倒」。有個傳令兵跟著一起避難，就挨着梁學長身旁臥下。誰知他竟後背中彈，一縷英魂逕去忠烈祠報到了。梁學長大難不死，所以要請客。現在梁學長家住花園新城，太太賢慧，子女孝順，全家安康和睦。真是後福無窮，那天應該是有驚無險的啊！」

學園嫂 學然後知不足

徐 瑩

孫金聲學長夫人徐瑩女士是蜚聲臺皖的名畫家，擅山水，本文是她的創作經驗談，特錄此介紹給諸位學嫂們，閒暇如亦能習繪事消遣，家庭充滿寧靜恬適，人生樂事也。本刊特要求其作品「松澗盤桓」圖作封面，藉賀新春。編者註



桐城這座文風鼎盛的古城，它是我出生地和兒時的搖籃。我的老家是在縣城外數十里地的縱陽鎮七里亭，靠長江下游之濱，依山抱水

思。並在畫上自序以長跋，因為在我自幼的記憶中，故鄉的青山綠水，鷄犬相聞的江南景色，它陶冶了我的性情，也啟發了我愛山愛水的志趣，直到現在仍是身在都市，心契自然。

，風景清幽，是一個民風古樸以耕讀為重的農村，我們徐姓族人，世居於此。村內因石榴花樹特別多，所以名曰「徐家榴莊」；我在五十六年國父百年誕辰時，曾畫過一張「榴莊書屋」的中堂，以寄故國之愛在我畫的山水中添上幾位高士和一個書童，那也就是寫我童年的影子。

國立交通大學 學術基金委員會(函)

六十一年元月十八日
交同基范(文)字〇二二號

受文者：俞炳昌學長夫人

事 由：承寄贈紐約區校友下一代感恩節聚會節餘款美金支票一百元作遺屬教育基金特函申謝由。

- 一、頃承陳榮淦學長，寄由唐慧貞學長轉來紐約區校友下一代感恩節聚會節餘款美金支票一百元整，捐贈本會作為故世同學遺屬教育基金，至深感荷。
- 二、除已如數入帳外，特函申謝，敬希察照。
- 三、副本抄呈交大同學會、抄致陳榮淦學長、交大友聲月刊社、抄知本會財務組。

主任委員 范 銳